

**李振华** 艺术家、策展人

自1996年以来，在国内外博物馆、空间、机构策划文化项目及展览。2013年为上海K11艺术空间策划“真实、美、自由和金钱——社群媒体兴起后的艺术”，邀约展出国内外28位艺术家的26组新媒体作品。

**徐震** 艺术家

2001年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和2004年获得CCAA“最佳艺术家”奖项以来，作品被广泛展出。2006年与上海艺术家创办www.art-ba-ba.com。2009年创办的“没顶公司”颇受关注。2013年，“没顶”子品牌“徐震”的个展“动荡”在外滩十八号举办。



稍安勿躁。

完了!  
艺术圈  
要爆炸啦!

李振华 × 徐震

# 生于1990年代的共鸣与共振

很难想象，十多年前的徐震留着长发、戴着蛤蟆镜游走在北京“圆明园”的大道上，是怎样一副意气风发的少年模样。当然，今时的徐震，依旧高傲。时常不屑与人类搭腔。比他虚长两岁也虚胖不少的李振华，与他共同出镜，稍有意外。6月的艺术现场，无论是在外滩十八号的“动荡”，还是上海chi K11艺术空间的“真实、美、自由和金钱——社群媒体兴起的艺术”，李振华与徐震、与没顶公司发生共鸣与共振的契机，就是来自他们共同走过的1990年代。

撰文 冰雁 编辑 Natural 摄影 祝君

## 两人第一次见面？

**李振华：**第一次见徐震是在1996年，当时我在北京咖啡馆里做一个小展览。徐震出现得非常突然。骑着一辆大28的女式自行车，长发，戴着一副大大的近视眼镜，像所有1990年代那种介于诗人与摇滚音乐家之间的模样。我们随便聊了几句。当时他还放了一些作品在我这，也没有卖掉，后来又拿回去了。

**徐震：**我还以为那儿是小卖部，过去买了杯喝的。当时在北京生活，整天到处闲逛，那天刚好在街上碰到他。之后就再没见过。

## 1990年代对你们而言是怎样的一段岁月？

**李振华：**记忆犹新，感受也很深切。当时我们的身份没有什么界限，做艺术，搞摇滚，写诗歌，或是拍电影，当时全在一起。这在1990年代是特别受益的状态。比如遇见徐震，我不会认为他就是一个艺术家。我只会觉得，他是个有趣的人。我当时的工作也是这样的，不只从事艺术，那个时间更多是做摇滚乐演出策划。

**徐震：**我卖打口带。他们是听我们卖的打口带长大的。

**李振华：**那时候，青年人的生活很多是靠卖打口带，特别正常的文艺青年的生活方式。过去很多朋友，现在都已经成长为很好的音乐家了，之前都干过这行。

## 相比现在，那个年代有何不同？

**徐震：**好像没什么个性，周围人都一样。不管流行文化，还是所谓当时的当代艺术，没有很多元的感觉。比较单一。艺术家穿着大头靴、牛仔裤，留一头长发，往那儿一站，还是会跟主流社会有些格格不入。不像现在，二逼青年太多。当时社会还是很二元对立的，不管在哪方面。现在我们叫“当代艺术”，当时都叫“前卫艺术”，也有心态上的区别。前卫和当代还是不同的。我自己感觉我们那帮人更像在玩——因为没有商业。那时我还能接触到一些诗人，现在肯定还有，但现在有行业划分：当代艺术行业、诗歌行业，行业感很强。机构也是，美术馆是美术馆，艺术中心是艺术中心。当时没分这么细。而最大的时代的变化，那时你可以不想那么多，现在你不想得复杂好像也不行了。

**李振华：**他刚才提这个挺重要，就是圈子的出现。以前没有圈子的说法，都在一起。

**徐震：**这也涉及到所谓的专业性。当时哪有这些讲究。我们一起去圆明园看老艺术家，当时也就十八九岁，人家就是艺术家，一看就是牛逼范儿，但他也不是摆给你看的，是摆给人类看的。现在的艺术家都是摆给你看的，要来征服你的，这就是区别。还有，那时大家都敢想，因为你不知天

高地厚，无所谓，也不存在东方文化、西方文化、全球化。就是死牛逼，我就死牛逼。现在没了。现在的小孩都很乖，穿得很gay、很干净，说话很轻，这就是时代的差别。

**李振华：**他刚才说的牛逼，我要补充下。那个时代圆明园那帮人，可以放弃政治体制的身份，去做一个独立艺术家，会被警察驱赶，真挺牛逼的，有股特硬的劲儿。现在没了。可能也不需要了。

## 两人平时怎么沟通？

**徐震：**碰不到。所以平时都用微信交流。

**李振华：**其实，你这个角度切得挺好，我想今天我们很多东西静静地往一个方向推进，有时候人不是一定有很多交流。你只要相信就行。

## 大家最近都奔赴香港、威尼斯，两位经常出没艺博会、双年展吗？

**徐震：**我是带小孩去香港迪士尼玩，顺便去看下“香港巴塞爾”，威尼斯就不去了。我们有个小项目在香港。他就是商务之旅。

**李振华：**我对Art Basel是进行过整体研究的。比如说，有多少大画廊来，画廊的位置怎样，它们的交流路线怎么设定，推出了哪些艺术家，这些信息可能比双年展更准确。去年Art Basel的变化就很大，大量单屏幕的录像作品出现，这都是有趣的信号。还有就是在这个期间，他们有什么公共项目，这也是风向标。由谁主持？他可能来自美国MoMA，也可能是某位独立策展人，但不会是脱离群体利益的人，这不可能。今年可能是美国人，明年可能是欧洲人占上风，博览会也需要不断起伏的状态和影响力。从小的角度看，作品的安装和实现，怎么让自己生效，也是很很重要的一点。装展有多少突出性，画廊和画廊之间是否有沟通，比如，今年我做徐震，你是不是就别做了，诸如此类。我看的都是这种关系。

## 怎么看两人的关系？包括策展人与艺术家的关系？

**徐震：**我们年龄相近，他整天飞，我基本不动，但对事物的理解还挺有共通性。他还不错——这已经是很高的评价了。至于策展，一般都特傻逼。

**李振华：**他是总揽全局的。但我对他没有确定的看法。每次见徐震，都有特别的感受，其实挺好。每天去重新认识一个熟悉的人。策展方面，很多人觉得展览中有徐震或没顶的作品就够了。但，事情怎么能这样呢？我一直确指对艺术家要有完全的信任，在我的工作里就要辅助这种信任。

**徐震：**很多合作很难。就像我之前说的，我们是一堆人从

历史走过来的，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发展的历程，包括不断的学习、更新，这一代人的共同性是很重要的。像那种傻逼策展人就会觉得，展览中有你的名字就不错了，艺术创作，我见多了。但这是一种很腐败的创作上的障碍。我们其实无关态度，无关利益，其实说好听点，就是你这个人想干吗，你活着你想做什么，由此你进入一个具体的社会、具体的年代、具体的职业，然后在这些条件下，你能否产生一些具有启迪或是推动性，或者是毁灭性的作用。那在以这个为核心价值观的情况下，指导你的行为，然后你的行为跟其他、另一个系统造成的人产生一种关系之后，大家能否有共同语言。

**李振华：**就是共鸣与共振。

**徐震：**对。我们的行业里总说一句话：下次见你，希望你还在（艺术圈）。因为很多人都出局啦，或者进进出出好几回啦，我俩还死死地占着别人的坑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

## Social Network

